

沙海中的生命诗行

■ 郝艳霞

车轮碾碎柏油路的最后一丝牵绊，乌兰布和沙漠以满掌金沙相迎。我踩着塑料凉鞋踏上这亿万粒星辰的碎屑，沙粒突然有了呼吸——它们裹着滚烫的日光，从趾缝间汩汩流淌，像液态的黄金正在渗透我的血脉。风掠过新月形沙丘的脊梁，扬起细密的金粉，天地霎时混沌，恍若置身太初的熔炉。

向导递来朱红纱巾，丝绸在燥风中舒展成火焰的形状。披纱的瞬间，忽觉这抹红原是沙漠的胎记。骆驼踏出的古商道早已被黄沙掩埋，但绸缎依然记得茶马互市的铃音。纱巾裹挟着细沙拍打脖颈，竟与敦煌壁画里飞天的绶带生出相似的韵律。驼铃摇碎千年月光，今人披纱的剪影，不过是历史长河里的又一帧倒影。

晨光斜切沙丘时，我开始了与沙粒的嬉戏。滑沙板上扬起的金沙在空中划出光的涟漪，身体获得飞翔的错觉。正午的沙脊是凝固的巨浪，登上峰顶远眺，黄沙以流

水的姿态漫过天际线，新月形沙丘的弧线温柔如女子腰肢。风蚀岩群如搁浅的鲸骨，沟壑里沉淀着楼兰姑娘的胭脂痕。

踩着微凉的沙壳走向绿洲。芦苇荡深处，忽见一泓碧水如翡翠镶嵌在金沙之间——这便是沙漠的“海”。湖水倒映着天空的蓝与沙丘的金，将流云揉碎成粼粼波光。蜥蜴从芦苇丛中探出翡翠头颅，它的瞳孔里盛着整个宇宙的倒影。在沙生植物斑驳的剪影里，我发现每道裂痕都在诉说向死而生的寓言，那些扭曲的枝干分明是凝固的舞蹈。而眼前的湖泊，正以静默对抗着沙海的侵蚀，用清冽的泉水书写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。

赤足踏上沙脊时，阳光已将沙粒烤得滚烫。远处沙漠越野车正轰鸣着碾过波峰浪谷，车身几乎垂直坠落又猛然抬升，如同骑乘着愤怒的巨龙。握紧扶手的刹那，引擎声惊起沙燕，在沙海中画出狂野的弧线。游牧民族为何将沙漠视为神灵

的棋盘？此刻顿悟——我们在沙粒的狂舞中颠覆重力，又在失重瞬间触摸大地的脉搏。

暮色初临时分，我循着驼铃走向沙漠深处。天际线泛起葡萄酒般的绛紫色，沙粒突然变得冰凉，像散落的月光碎片。夕阳将起伏的沙丘勾勒成剪纸，骆驼剪影在波峰间起伏，恍如《丝路花雨》的古老幕布正在徐徐拉开。当最后一道金光沉入地平线，沙漠突然发出幽蓝的叹息，星空倾泻而下，银河在沙海表面碎成万点银箔。

离开时衣襟沾满沙粒，它们将随我穿越都市的钢筋森林。每当指尖抚过这些微小晶体，沙漠的呼吸便会在水泥墙间苏醒。或许真正的旅行，不在于征服多少地理坐标，而在于让某片异乡的沙粒，在血液里长成永不风化的琥珀。乌兰布和沙漠给我的启示，是学会像芦苇般柔韧地生存，在苍茫与绿洲间，找到生命最本真的韵律。

(作者单位：焦化蒙西公司)

游途 拾光

神州铺长卷 尽揽心动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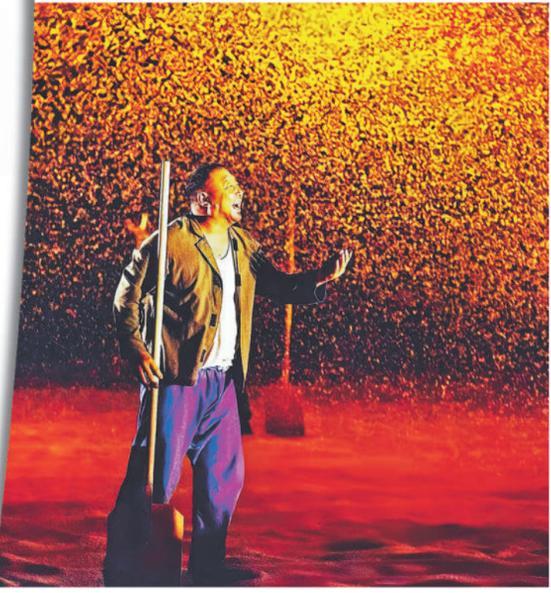
在安徽歙县老胡开文墨厂，一位工匠伏在案前，专注地描绘墨锭上的纹饰。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徽墨制作技艺”。定格这个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两百多年来无数工匠伏案将这微匠精神薪火相传。

闫文静 摄 (作者单位：安徽公司)



在云南大理的古街集市，一位老者手中的刻刀在葫芦上轻盈游走，每一刀都倾注着岁月沉淀的技艺。那一刻，我深深感悟到云南的魅力不仅在山水，更在这些质朴匠人的坚守与传承中。

李 飞 摄 (作者单位：雁宝能源运销公司)



曾经麦子熟了又落，是河南李家村的宿命；如今麦芒刺破长空，是这里觉醒的开始。我们不再当摇曳的麦穗，要做扎根乡土、敢于突破的种子，绽放出前所未有的耀眼光芒！

贾智程 摄 (作者单位：焦化西来峰公司)

沙粒认领的晨光

■ 徐光辉

凌晨四点半的闹钟响起时，窗外的蝉鸣比月光更早漫进屋子。我摸黑往帆布包里塞进隔夜买的椰蓉面包，塑料袋袋的窸窣声惊醒了民宿廊下的风铃。老板娘养的虎斑猫从藤椅跃下，鼻尖扫过我的脚踝，像一尾游向黎明的鱼。

通往鹿回头海滩的小径浸在深蓝雾里。路灯把鸡蛋花的影子拓在石阶上，暗香混着咸湿的海风，勾勒出某种潮湿的期待。转角废弃的渔船边，守夜人正往保温杯里续热水，杯口白雾与渔火交织，在他皱纹里淌成发光的溪流。

潮水退到最远处时，我踩上还

带着余温的沙滩。浪花在十米外翻卷，退却时留下的泡沫像星空碎裂的残片。东边云层开始透出蟹壳青，渔港传来收网的号子，悠长的尾音被海风揉碎，撒在渐亮的天幕上。

天际线开始渗出“蜜桃汁”时，第一缕光是从云隙漏下来的金线。海面突然铺开整匹孔雀蓝绸缎，波纹抖动着细碎的金鳞。有渔船剪开绸缎驶向光晕，惊起的海鸟掠过桅杆，翅膀拍落的露珠坠入海中，溅起一串水晶铃铛。当完整的朝阳浮出海面时，整片沙滩开始流淌“蜂蜜”——椰子树在沙地上浇筑金箔，拾荒老人的铝罐闪烁成宝盒，连我帆布包里的矿泉

水瓶都成了琉璃盏。

沙滩上不知何时聚满了人。卖椰子的阿婆正用砍刀劈开青椰，乳白汁液溅在晨光里，落在她靛蓝裙上变成会呼吸的星星。戴草帽的老伯弯腰捡拾浪送来的礼物，贝壳在他掌心跳跃，讲述着深海的故事。穿碎花裙的姑娘追逐退潮，裙摆兜住的风惊醒了沙蟹的梦，它们举着钳子抗议，却在看见朝霞时忘了初衷。

渔市飘来油炸虾饼的焦香时，我蹲在刚靠岸的木船边。老渔民从网中拣出条黑尾小鱼，鳞片上的彩虹在他指间流转。“还差三场潮

水才能当妈妈呢。”他沙哑的笑声混着海盐，把小鱼送回浪里。那抹蓝色游向朝阳的刹那，我忽然看清了三亚日出的隐喻——原来永恒不在云端，而在渔民皴裂的掌心，在阿婆筒裙的褶皱里，在每粒等待被潮水带走的沙中。

正午骄阳爬上棕榈树梢时，我枕着贝壳听浪。那些被冲上岸又带走的沙粒，多像我们捧在手心的时光。而三亚的日出教会我的，不过是学着做一粒沙：在光中醒来，在风中舞蹈，在浪的怀抱里坦然沉浮。

(作者单位：内蒙古公司)

乌拉哈达火山的心跳

■ 王 波

夜幕低垂，乌拉哈达繁星如钻石镶嵌于穹顶，银河似缥缈丝带蜿蜒天际。火山矗立大地，于静谧中吐着轻烟，那是自然的力量与宇宙的浩瀚在交融，这一刻，时间静止，唯余天地间的雄浑与壮美。

凌晨四点，车载导航的蓝光在草原夜幕中划出银线。当车轮碾过最后一段搓板路时，五座火山锥的轮廓突然从地平线升起——像大地凝固的叹息，又似星辰坠落后的遗迹，在熹微晨光中呈现出金属般的冷灰。这便是乌拉哈达，一片被时光封印的火山秘境。

渐近3号火山，赭红色的火山渣在车灯光晕里闪烁，如同洒落人间的火星。拾级而上时，鞋底与火山碎屑摩擦出细碎的响，恍若聆听大地的私语。当双脚踏上环形步道，整个火山口豁然展现：直径五

百米的凹陷里，暗褐色熔岩凝结成波澜壮阔的海洋，褶皱处布满气孔，像是大地呼吸留下的印记。晨雾从火山口底部蒸腾而起，在东侧岩壁投射出巨大的光影，仿佛远古巨人正从地心苏醒。

沿着木栈道深入火山腹地，手指触碰到粗糙的玄武岩，凹凸的肌理里嵌着贝壳化石——三百万年前，这里曾是汪洋。犬牙交错的岩棱间，几簇蓝灰色地衣在晨露中泛着微光，它们从火山弹的蜂窝状孔洞里钻出来，用蛛丝般的根系紧紧攀附岩面，那是生命对严酷环境最温柔的征服。

正午的阳光垂直砸落，火山岩被晒得发烫，赭红与铁黑的岩层在强光下呈现出油画般的厚重质感。站在5号火山的制高点，目之所及是连绵的火山群：4号火山的锥体最是完美，如倒扣的青铜鼎；6号火山却被岁月削去半壁，露出内

部橙黄与靛蓝交织的矿物层，像大地被剖开的血管。草原在火山脚下铺展，羊群点缀其间，恰似撒在黑丝绒上的珍珠。

暮色四合时，3号火山的观景台成了最佳剧场。夕阳将火山口染成熔金，岩壁上的气孔阴影被拉长，宛如巨人脸上的胡茬。牧民巴图骑着马从熔岩台地经过，马鞍上的铜铃与风声合奏，惊起几只火山岩缝隙中筑巢的沙百灵。他指向远方渐暗的天际：“老一辈说，火山是大地的灶膛，当年喷发时，火星子能蹿到月亮上。”真正的奇迹在午夜降临。当城市的光污染被抛在百公里外，火山口上方的星空呈现出令人窒息的璀璨。银河从火山锥顶部倾泻而下，星星坠落在熔岩流的凹陷处，仿佛亿万年前的喷发场景在夜空重现。躺在火山渣堆上，听着远处草原的夜风掠过岩缝发出的呜

咽声，忽然懂得地质学家为何说“火山是地球最直白的情书”——它用毁灭与创造的双重笔触，在大地上书写着跨越千万年的诗篇。

离开时，朝阳正为5号火山的锥体镀上金边。后视镜里，那些曾以为冷峻的火山渐渐模糊，却在记忆里愈发清晰：是手指触碰岩棱时的粗粝，是晨雾中传来的地衣呼吸，是星夜下与地球脉动的共振。乌拉哈达的火山群从未死去，它们只是暂时沉睡，用沉默诉说着比人类历史更漫长的故事——那些凝固的熔岩流里，藏着大地最炽热的心跳。

(作者单位：胜利能源)



在郎木寺周边，一座藏式佛舍悄然屹立。蓝天白云下，青山做伴，它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新愿，每一道纹理都诉说着过往故事，让人于静谧中触摸到心灵深处的安宁与力量。一位老者手持转经珠，神态虔诚，似在赴一场与信仰的约定。

张仲燕 摄 (作者单位：包头能源)

在澄澈如镜的湖水之畔，风轻拂着草地，也吹动着白马的鬃毛。远处山峦连绵，云彩在天空中缓缓飘荡。这片山水无声却有力地展示着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让我对这世间的壮美有了更深的眷恋与敬畏。

朱伊男 摄 (作者单位：龙源电力)